

星島日報
Aug 31
1994

費明儀

清商迴轉蕩心腸

費明儀：女高音歌唱家

- 一九五零年隨趙梅伯教授專習聲樂
- 一九五六年遠赴法國，受教於世界著名女高音 MADAME LOTTE SCHOENE 門下
- 曾應邀到新西蘭、美國及亞洲各大城市演唱
- 一九六四年成立「明儀合唱團」，出任音樂總監及指揮
- 近年致力於音樂學術交流，贊助國際性音樂會議等

小傳



「爸爸着我不要氣餒，不學彈琴，學唱歌也蠻不錯，於是，便帶我找聲樂老師。但，學聲學是需要強壯的身體，當時我又瘦又乾，活像個黃毛丫頭，老師一看，覺得我毫不起眼，便叫我過幾年，長大點再來試試。轟隆！第二記晴天霹靂火打在我身上，難道我真的跟音樂沒緣沒份？」她說時繪形繪聲、手舞足蹈，她的往事，如同一首流暢的「敘事曲」。

「也不知道不是緣份？幼時，我很迷京劇，跑去跟老師學戲，誰料，一開腔，老師便說我沒希望，因為我用橫隔膜唱，有震音，一震就不是京腔了。一次一次的被拒，都不知哭過幾回，那時候，曾有人形容我是暖房中的一朵小花……後來，我跟了趙梅伯老師學聲樂。回

那笑容是何等眼熟

醫院。父親這樣的對她說：「妳不要驚，我會去聽。」
後台。老師這樣的對她說：「一定要有信心，依妳平日練習的水準，已經很不錯了。」
現在。她這樣的對我說：「那是我的第一次，很難忘，當時是一九五一年……」
她站在台上，眼珠兒在人羣中瀏覽了一下，啊！那笑容是何等眼熟！她打從心中激蕩出溫熱，和暖着她的嘴唇，自然而消魂的旋律從胸中斬釘截鐵、乾乾脆脆、確確定定地迸發出來——
藝術靈感的柔風吹拂着她的臉頰，她那文雅、優美的前胸輕輕舒展，如白天鵝行將發出仙鳥的啼鳴，時而細膩如繡花、時而豪放似奔馬、時而淡雅如水仙……
歌聲止處，爆發出雷鳴般的喝采。

黃毛丫頭哭嘆三回

費明儀，女高音歌唱家。
她穿着一身桃紅的西式套裙，很醒目。她的身體語言十分豐富，卻沒有半點架子，親切而易近人。原籍蘇州的她，父親是著名導演費穆，自小就沉浸在藝術氣息濃郁的氛圍中。
「小時候，我已對音樂很敏感。最初，我是學琴的，很勤力，小手指在黑白鍵上奔跑跳躍，一練就是八個小時，天天如是。有一天，老師告訴我，我的手指不夠長，手指與手指之間不夠潤，雖然本身富有音樂感，但要彈得出色，相信是沒有希望的。登時一記晴天霹靂打在我身上，哭如淚人。」

形而上的視覺效果

從法國回來後，費明儀真正開始自己的生活，她四出演唱、教音樂、組織合唱團，又研究音樂理論，數十年對藝術孜孜不倦的態度，滲透出她的個性、情懷、氣質和境界。
「藝術根本是一種發揮，外面的事、情感動了你的內心，進入了，再發出來，表達出來，這是經過你內心的反應，所以你的感情一定要豐富。如果你是冷冰冰的話，那感受一定不大，也可



以說，我是一個很敏感的人，立刻就可以感覺到，控制到自己情緒的轉變。要達到能收能放，就必須不斷突破自己的藝術修養，在台上一定要集中，專注在音樂上、表達上，盡量靠自己的想像、功力進入音樂之中，融入其中的境界。」她很愛笑，笑得令人覺得舒服，笑得令人不知不覺融進她的藝術世界中。

我問她：「歌唱是聽覺藝術，沒有視覺的效果，您同意嗎？」

「我覺得聽覺藝術佔了主要，你的聲音當然要動聽；至於視覺呢？現在也要注重了，是形象的問題，你站在台上就要給人一個悅目的感覺，表演者的樣貌不一定要美，但你本身的氣質、修

活脫脫是另一個人

「爸爸對我早年的音樂學習及個人成長，影響極大；甚至我走上藝術的道路，亦全因他的支持。他的逝世，可真是天翻地覆的打擊，令我整個世界都變得黑暗，幾乎停止了對藝術的追求。」
「後來，叔父（費彝民）知道爸爸當初對我的期望，便鼓勵我，督促我一定要繼續學習，他教我對藝術不可放鬆，對音樂要百分百認真，他對我的影響，絕不亞於爸爸。」

在嚴格的訓練下，她逐漸露頭角，在香港薄有名氣，得到不少讚譽。但，藝術是沒有止境的，在音樂的天地裏，她不過是個小孩子。得老師趙梅伯的鼓勵及丈夫的支持下，她毅然隻身赴法深造。



「這真是個大膽的抉擇，也是個突破。在這幾年來，我真的成長起來，若非經歷過那段日子，我不會有今日如此大的向前動力，我得到了很多新知識，充實了自己，我的天地廣闊起來，對社會、事物的看法和觀念，都有了自己的識見。那段日子，我找到了自己，學會了如何獨立，不再是初初暖房內的一朵小花，那麼脆弱，四年後回港，我活脫脫成了另一個人。」

一粒音中看天地廣

從古代到現代，從東方到西方，從藝術到人生。
我忽發奇想：「中國古代哲學家莊子曾說過，古樂有五聲音階，在同一時刻，發其一必失其四，此失自然之道也。依您看，歌唱、甚或是音樂本身，合乎自然之道嗎？」
她嫣然一笑，定了定神，像即將要表演演說似的：「我們中國有句話，說音樂是天地之和，這是哲學形而上的問題，譬如你在路上走，聽到兩岸旁邊的屋簷聲，或者樹上的雀兒叫，又或是車輪碾過道路的聲音，全都是音樂，在整個天地之中，和合起來的聲音，就是音樂。所以，音樂不一定是寫在五綫譜上的，您我都在天地之中，音樂就在其中，並非如一般人所說，是高不可攀的，或是離開我們很遠。我們周圍的煮飯聲、洗衣聲、說話的聲音，也是音樂，但在藝術家的手上，就將這些聲音美化，寫在五綫譜上。」

「一粒音的發出，藝術家已濃縮了很多東西在其中，這並不是無端端的一粒音，是包括了天地萬物、萬象，經過了藝術家的思考、經驗，才轉化出那個音。沒有生活，就沒有藝術。沒有生活的音樂家，寫出來的只是廢音、噪音。」

記者：葉翠華
攝影：蒙俊雄